

阴阳人

熊沐 著



I24-8

164

阴阳人

熊沐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(苏)新登字007号

阴 阳 人

作 者: 熊 沐

责任编辑: 陆元昶 伍恒山

出版发行: 江苏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210009)
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淮阴新华印刷厂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18.25 插页 10

字数: 390,000 199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300册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9-0392-9/I·373

定 价: 8.30元(上、下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上册目录

一	求婚	(1)
二	哀求	(34)
三	心曲	(65)
四	神功	(97)
五	风波	(133)
六	痴情	(160)
七	情痴	(189)
八	囚室	(246)

下册目录

九	心魔	(277)
---	----------	---------

十	攻寺		(336)
十一	邪恶		(337)
十二	探庄		(358)
十三	杀心		(390)
十四	阴谋		(423)
十五	疯狂		(453)
十六	栽赃		(481)
十七	情探		(508)
十八	魔劫		(532)
十九	再生		(561)

九 心 魔

圆痴带人从石洞中退出。石洞中又复平静，老僧又去注视壁上那图画。这图画在老僧眼里，又胜似那不动骷髅。

两个女人慢慢回复了平静，都吃惊地看着这老僧。老僧也不回头，对这两个女人道：“为什么不回你们的石洞中去？”

两个女人这才想应该下去。

老僧道：“你不要再抚琴了，机心如此深，抚琴必伤人。伤己还可，伤了别人，又有什么好处？”

瑛梅不敢不应，她向老僧跪下，磕头。而后慢慢起身。

老僧一叹：“冲在你磕头这份儿上，老僧再告你几句话。”

瑛梅叉手肃立，静聆教诲。

老僧道：“入魔界易，出魔界难。但愿你知这话之味，体味这‘出’字之意。”

瑛梅一揖而别。

两个人又跃下石洞。

唐琳和瑛梅都坐在石床上，静静思想心事。

为了那个梅英，唐琳去赴土塔之约，同五大门派动手。为了那个土塔之约，她与瑛梅一起被抓来少林寺，为了那个土塔之约，她从此就混入了这一场江湖仇杀之中去了。

她这算不算也入了魔界？唐琳回头看着瑛梅。

瑛梅泪流满面，哭得极伤心，又像有无限委屈。她怎么能不伤心？为了她那个兄弟梅英，她吃尽了苦头。她又怎么能不委屈？她为了那个兄弟梅英，总是含羞忍垢。

唐琳去抱住她。“别哭，别哭……”

一劝瑛梅，唐琳反而也流出泪来了。

她们不知道自己流了多少泪。也不知道唐琳说了多少宽心话，可瑛梅就是不讲一句话。

她哭得很伤心。她头一回让唐琳知道自己也是一个弱女人，一个很弱很弱，比唐琳还要弱的女人。

夜来了，她们互相搂抱着，睡了。

在那个很远很远的关东，已经飘满了白雪。

大地上一片银白，一切都已经洗在这银白的干干净净之中了。

甬道内没有了火把，火把都熄灭了。但从甬道外走进来一个人，这个人很镇定，一步一步走在甬道里。显然他并不熟悉这甬道和密室。

但他不用持火把，目力极强，在这没一点儿光亮的甬道

里，走得很自如。他慢慢走至甬道尽头。

石门紧闭。他不去推石门，只是静静地站在门外。他在等什么？

屋内的许不天听到有人来了。他知道这一回来的不是梅英，不是那个来送饭的小丫头点梅。这个人的功力极深，他站在门外不动，像在等待什么。

许不天马上抓起一面黑色的纱布，把它盖在那面画上。他不想让人看见那一幅画。

他坐在床上，等着。如果是仇人，他们总会走进来；如果是小丫头点梅和梅英，他更不必着急。他脸上的神色漠然。

石门终于开了。

许不天的脸上有了惊异之色。这人是用气力运行，让石门自行开动的。

天下只有两个人可以做到这点，连他许不天自己也不能。他连头也不用回。因为这两个人他此时都不愿意见。

石洞里闪着灯光，灯闪着蓝莹莹的火苗，像鬼火在洞内闪。进石洞的人也不动。石门在他身后慢慢关了起来。

许不天轻轻吐了几个字：“原来是你……”没有回头。

那人的模样很平常，有四十岁左右的年纪，一身白衣，像个白衣书生，神情十分落寞。他脸上淡淡的，没有一点喜形忧色。他就是那个五月初十在“北方春”酒楼上非要吃一顿饭，非要坐那空桌子，后来同梅英坐一起的白衣书生。

许不天对他显然没一丝好气儿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
“我只是来看看你。”

许不天道：“你又救不了我，又何必来看我？”

白衣书生神色闪过一丝凄凉，但那凄伤转眼即逝：“我们从小就是好兄……”他停住了口，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是该说他与许不天从小就是好兄弟，还是说他与许不天从小就是好兄妹？

许不天冷笑笑：“从小就是好兄妹。”

他心一颤，自小时起，他就天天只好等，天亮了就坐在屋子里等，等许不天来，如果许不天来了，身上穿着小花衣服，那她就是他的妹妹了。如果许不天来了，身上穿着素长衣，那他就是他的弟弟了。他从小就很痛苦。为了这个，他要钻研遍天下的医书，把他（她）变成一个她（或者他），只要许不天说一句话。

但他成为一个不死神仙了，他已经能练成千百年武林中很少有人练成的“六通”之神，成为天下人人憎恶的阴阳邪神。

他劝不转许不天。但他在恶人谷一战救了许不天。

许不天的声音像是个孩子，在这个人面前，许不天没了一切凶残：“你不是说你再也不会来见我了么？”

白衣书生一叹道：“你不该杀人。”

许不天冷笑：“我没杀人。”

白衣书生道：“你杀了天苍头陀，你杀了不老尼姑，你杀了印正羽。”

许不天道：“你错了，那些人不是我杀的，是梅英杀的。”

白衣书生一叹：“他只是你的一只手。”

许不天无语。他不想和这个白衣书生讲话。

江湖上各大门派的耆宿或许会有人记得他，他是四十年前在江湖突然没了踪迹的天下第一高手许重天，许不天的亲哥哥。

他的声音很激动：“不天，我已经成功了，我已经能够让你成为一个正常人！”

他为什么不激动？六十年前的希望，就可以变成现实，他为什么不激动？

但许不天却恍若无闻。冷冷一笑：“江湖上没了阴阳邪神，岂不是很寂寞？”

许重天语塞。他明白许不天的话，不由得在心中一叹，何止是许不天在杀人，那些各门正派中人也在到处杀人，也以杀人为乐。

许不天道：“你知道，我在三岁时，就知道了你想让我变成一个人，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愿望。我那时好想变成一个人。我想变成一个女人，女人可以穿花花绿绿的衣服，女人可以被男人爱，女人也可以给你爱。我所以要做你的妹妹。可我等了十年，二十年、三十年……我等不及了，我实在等不及了。”

许重天看着他，心中很是悲哀。

许不天一笑，笑得很凄凉：“晚了，你太晚了。我只能活上两个月了……”

许重天脸色一变：“胡说？你不是还有两年……？”

许不天惨笑：“我用尽了气力，我想在死前送你一样东西，让你看一看，这样东西你一定喜欢，你会永远记住我的……”

许重天黯然神伤。他恨自己，他为什么不能在三十年、四十年前就弄懂这一门神通。他只修习好了上乘武功，却始终没找到这一高深精湛的医术。

许重天脸上有泪。他伤心欲绝。

许不天突然柔声而笑，笑他孱弱：“看你，人家都说你与那个老和尚是当世的两个陆地神仙，是可以与天地同寿的人物了，你为什么还这么看不开？”

许重天看看他。

许不天柔声道：“哥哥，哥哥……我要你……为我梳头……”脸上有了笑意，这笑意让许重天心碎。

回忆是在儿时——

“梳个什么头？”

“女孩子，就梳上一个双环髻。”

“好不好，双环髻是丫环。”

“我做你的丫环好了。”

“胡扯？那有妹妹给哥哥做丫环的？”

“就做丫环又怎么样？”

“做小姐吧？”

“那好，那就梳一个宫妆头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‘唐人宫髻三百妆，夜夜常梳夜夜新。清静宫闱

迭更鼓，不见君王无近幸。’”

“不好，不好，你从什么地方翻来这么一首破诗？”

“唐人写的，我就记下来了。”

“这诗不好，以后别念它了。”

“好。你说不念就不念。”

如今，许重天又给许不天梳头。他如果只有两个月时光，要不要哥哥常在身边？

许不天道：“我不要。你自己做自己的好人去吧，我还是做我的恶人。”

许重天本来是来劝他罢手，不要再杀江湖七大门派中人的，但见他这情状，自然不忍心再说下去。他默默为他梳头，手很熟练。似是常在梦中为他梳头。他把他梳成了一个“她”。

他在心中流泪，泪水一点点往心里流。

许不天却让泪水挂在脸上，“她”很快活，虽然流泪，却真的是很快活。

话题自然要避开那些江湖凶杀。

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劳损？”

“我只想，我死之后，让一件东西陪着你，让你想起我来，总会想我，时时想我。你想不想我都不行，所以我要送你一件东西。你答应我，别向那边看……”许不天知道，无论他用什么遮盖，许重天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因为他有“天眼通”的本事。

许重天答应，他决不看那东西。

两个人的动作很慢，声音也很低，他们像一对兄妹，很年轻很真情的兄妹，在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话，讲那些他们都

熟悉的事儿，那些他们都熟悉的人。

唐琳睡得很熟。她在做梦，梦见她同梅英在走路，走向一个很深很深的峡谷。峡谷两边都是盛开着的花儿。她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

她不知道这只是一个梦。

一只手在隔空点戳，点到了唐琳的昏睡穴。她的梦没了，被人点穴而昏睡的人连做梦的滋味都体味不到了。

瑛梅睁大了眼睛。她听到了一个很低沉的声音：“你上来吧！”

她慢慢爬了上去。

她这一次不知为什么，决定了她不该向上一跃而跃进那个老僧的洞里。她摸索着走。因为白天来过，知道这石洞中的大概情形，所以她慢慢摸到了老僧面前。

老僧几乎没有呼吸。

她明白，像老僧这样的人，会一种类似忍者的龟息术样的法术，又有些像密宗的“禅通”功夫，极少呼吸，因为呼吸需要费力气，所以他的呼吸几乎体会不到。

洞内漆黑。

老僧道：“我看得见你。”这句话的意思她明白。

老僧又说了一句：“我看得清你。”这一句话她也明白。她脸上在流汗。

老僧道：“你要好自为之。我告诉过你，不要入魔界而不

返。入魔界易，返回难。你明白我的话么？”

瑛梅的声音颤抖：“我明白。”

老僧道：“明白就好。你可以从我这石洞中走出去，从这里出去，直奔山下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

瑛梅道：“可是唐琳……”

老僧道：“你不必管她，只要你管好你自己就是了。你喜欢她么？”

瑛梅道：“喜欢。”

老僧道：“好。或许你能记住她。你记得住她，你也许就能走出魔界，或许只有她才可以救你……”

瑛梅慢慢走出了山洞，爬下了山岩。

她要下山去，她要去关东，她要回俏梅山庄。

她脚步踉跄，走下少室山。

山上僧众皆已鼾睡，只有她一个人像孤鬼荡魂，朝山下行走。

江玉在极慢地喝酒，一边想着那个给他以劝告的奇异的人。为了这个，他回了一次江南，向父亲讲了这件事。

他父亲马上一跃而起，双目炯炯有神：“你为什么不哀求他，让他见见你？”

江玉一叹，他当然哀求了，但他是不是心不够诚？

江玉很少见他父亲这样动容，便忙问其故。父亲告诉他——

江湖上，近五十年有人传言，出现了两个千年以来不曾出过的武林奇才，这两个人一个是白衣书生模样，约有四十五岁左右年纪，但实在已经有八九十岁或百十来岁了。他落魄潦倒，四外漂泊，没一处固定住所。他可以在大雪天倒在地上十天八日，让人以为是尸倒。他也可以被当成尸倒而被放进棺材里，葬在乱坟岗上。但无论人们拿他怎么样，他终会从地底下钻出来。据说这人有通天彻地之能，有无数武林人想也想不出来的奇绝武技。据说这人与阴阳邪神许不天过往甚密，虽然从没见他与许不天在一起，但许不天的七种绝技据说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。这人在江湖上没什么传人，独往独来。

江玉突然一跃而起：“你说他像个潦倒的读书人？你说他像四五十岁年纪？”

父亲点头。

江玉想起了酒楼上的那个白衣书生。那人坐在梅英的桌子上吃饭喝酒，样子很愚，但再愚的人也决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独自一个人坐在那桌上喝酒的。那人看上去目光呆滞，而且动作迟滞，可他是大智若愚，常人自然无法看出他是江湖上的奇人。江玉悠然神往，他一旦再见到那人，一定求他传自己武功。就是立雪门下，跪拜整日也不能放过时机。

另一个人是谁？

少林寺在百十年前有一个洒扫小和尚，从来不念诵经文，只是扫地，后来这小和尚竟然成为少林寺第一高僧。那是因为他会读“心经”。

“什么叫‘心经’？”

“能嗅，嗅而知经书之味；能察，不翻卷帙而知经书之心；能诵，不动口而心能诵；能记，不经头脑滤清而心就记住了，这是惊人的修为。最后，有一日在少林寺考较两大绝技时，他站了出来。……”

“考较什么绝技？”

“一是较武，二是习经。少林寺僧一向以这两大绝技为本寺僧最高能为的测试。测试之最高者，便成为本代方丈的衣钵继承人，可以有资格成为下一代掌门人。那有名的五祖传六祖衣钵的‘明镜台’故事，便是这考较寺僧读经心得的测试。这一次少林寺测试，忽然从下役的洒扫之僧中站出来了这个和尚。虽然这和尚在寺中已经十几年，但他仍没资格与这些各经堂、各下院的寺僧们比武，而且也从未见他习武。如今他一站出来，就要与达摩堂的首座比试。当下少林寺僧大哗，以为这小和尚真是疯了……”

江玉听得很入迷。

“……小和尚也不辩言，只是向达摩堂首座一揖道：‘不知师祖少林七十二绝技练了几绝？’那达摩堂首座是个高僧，自然不以他的话为忤，也站起身来答道：‘老衲才疏学浅，只练了少林七十二绝技中的十二项。’小和尚一笑道：‘大师练了十二项，我却练了七十项，是不是我比大师占先了些？’一语出来，便惊四座。寺僧皆大哗，以为这小和尚实在是疯了。那达摩堂首座是七十岁高僧，心中也暗自不信：看他年纪轻轻，又怎么会练成少林七十绝技。少林寺自建寺以来，最高

者是唐代弘依方丈，也只练得二十三项绝技，就练成了走火入魔的躯体，所以才留下‘读经重，习武轻’之训。这小和尚就是天天不吃不睡，也不会练成这七十绝技啊。……当下便站起来，向小和尚一揖道：‘好，达者为师。让我来同你比试比试。’”

老和尚第一回用“大般若掌”。大般若掌，是一种很优雅很雍容的掌式。学佛之优雅雍容，这掌法便大变，无杀机无杀气。老和尚一用大般若掌，小和尚就朗声而吟道：“佛说雍容，犹如一指拈花。”随即用掌化指，一指一指点向老和尚穴位，让他出掌无功。

众寺僧中自然有人识得这是少林绝技之一，佛指拈花二十四指式。果然他练得出神入化，一个小小的寺扫僧，竟然能宝相尊严，俨然一派宗师气度。

老和尚以金刚指力对他，他用大韦陀杵式抵对；

老和尚以罗汉神拳对他，他用大般若掌抵对；

只要老和尚以一种少林绝技出手，他就用一种少林绝技抵敌，转瞬之间他已经用了三十几种少林绝技。

众寺僧再也无声，人人只是盯着这小和尚的一招一式看，都像看到了鬼。

方丈神色肃然，以为天人，也实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少林寺代代寺僧出能人，但能学少林七十门绝技而又较精者，绝没人可以胜得过这小和尚的。方丈思忖：如果单以大韦陀杵、金刚指力、佛指拈花三项，方丈自可以战胜他，若全寺僧众，由每一僧众出手，或可在一门绝技上胜他，但如他此